

文化“两创”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融媒系列报道

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演员应雨宸 站在舞台上，感觉世界都亮了

记者 孔媛媛 陈艳聪 见习记者 王浩

时夏，原创音乐剧《未·来》中的主角，作为一名美容咨询顾问，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从对美容行业一无所知到真正找到这个行业意义，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。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演员应雨宸，时夏的扮演者，面对新的角色，新的挑战，她在不断“变”中求进。

尼山创作之旅 有挑战更有收获

8月16日，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“尼好，戏剧！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”中唯一一部音乐剧《未·来》在济宁尼山圣境湛露厅顺利首演。演出开始前，许多观众就在门口排起了长队。

“这是一段关于‘美’的故事，也是一首送给新时代的曲子。音乐剧《未·来》讲述的是‘新城市’下的美容行业的人与事，城市中的女性为了追寻自己理想的美走进美容院，探讨如何用更新的技术打造更完美的自己。”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演员应雨宸介绍，以现场音乐演奏+话剧的形式，对这种美好生活的映射进行表现。

《未·来》中的角色时夏，是一

个美容咨询顾问。这个角色虽然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但这个人物是有一个成长的心路历程，也有一种光芒存在的。“时夏这个角色从小到大的经历中，可能她的妈妈比较严厉，限制了她对美的认知，但她也是幸运的，有一个一直支持她疼爱她的奶奶。当她步入这个美容行业后，慢慢看到不同顾客的人生，从她们身上找到了一直困惑在自己心中的答案，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‘美’。”应雨宸坦言。

“这是一次既有挑战又有深远收获的创作之旅，在这部戏的创作过程中，我们走进尼山圣境，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之源，给予创作灵感，与儒家文化相结合，比如在台词设计上加入了孔子的一句话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我感觉这句话特别贴合这部

戏，我们要注重内在美，不仅要内外兼修，还要发展自我对美的信心和信念，不要受外界影响。这也正好是儒家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体现。”应雨宸说。

站在舞台上时 整个世界都亮了

从小学习舞蹈和音乐剧的应雨宸，怀着对艺术的敬畏，2018年考入中国国家话剧院。参演过话剧《红色的起点》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《直播开国大典》等；参与音乐剧《龙脊有个金牛寨》《威尼斯商人》等；参与影视作品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《谁说我不靠谱》等。

“以前没接触过话剧，进入中国国家话剧院后，才真正了解到话剧的魅力。”应雨宸坦言，进入中国国家话剧院后，跟着众多前

话，简直肆无忌惮，胆大包天。既然抓不到李陵，正找不到地方撒气的皇帝，迁怒于司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冷静下来设想一下，如果李陵真的以身殉国了，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？不难想象，极好面子的刘彻皇帝一定会将李陵树为先进典型，弘扬其先进事迹，也可能会为李陵立碑颂扬，筑庙烧香，供后人瞻仰，没准各种褒奖荣誉会一股脑儿地都堆给他，甚至还会为李陵封侯，其家族加官进爵，受到褒奖，给予无上荣光，世代恩宠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

可是，李陵不但没有战死，竟然还投降了，历史的荒诞，世事的无常，命运的不羁，让神话变成了笑话。

这一事件，细思极恐，令人惊出一身冷汗。如果司马迁当时被杀头，或者他受不了这奇耻大辱，而不能“隐忍苟活”，哪里还会有这流传千古的《史记》呢？真的是不敢想象，没有《史记》的中华文化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历史上还有一个“死了比活着好”的人物，那就是明朝的张辅。

张辅也不是一个平常的人。他是河南开封人，出身世家，是靖难之役第一功臣张玉之子，明朝初年的重臣、名将，其人不苟言笑，治军严明，极善统兵。早年间随父参加靖难之役，累封新城侯。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，南征安南，屡战告捷，于次年灭亡胡朝，改安南为交趾，设交趾布政司，纳入了明朝的领土范围。这是自唐朝灭亡，交趾独立四百余年后，再次纳入中华版图，厥功至伟，令张辅受封为英国公，予公爵世券。

明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，张辅随明英宗北征瓦剌，英宗率50万军队御驾亲征，结果大败于蒙古兵，大明皇帝被活捉，史称土木堡之变。正史记载，张辅在这场战役中效命沙场，以身殉国。

但在查继佐的《罪惟录·张玉传》中，却有着这样的记录：“辅败逃还，知不可生，自缢死，家人以阵亡闻。”也就是说，久经杀场的张辅其实并未阵亡，而是在

贴身侍卫的保护下，趁乱易装逃离前线，几经辗转，潜回京城，隐匿家中。

明英宗战败被俘举国震惊，一片混乱。而后，在一代名臣于谦的带领下，全城军民拼死抵抗，保卫北京，取得胜利。于谦等人坚定支持景泰帝监国，稳定局势。对于战争中的将士论功行赏，褒奖安抚。其中，追封“壮烈殉国”的张辅为“定兴郡王”，并上谥号“忠烈”。

惊魂未定的张辅，看到自己“身后”突如其来的极尽哀荣，身心的疲惫，内心的悲凉，良心的愧疚，沦陷在冰火两重天中交替挣扎着、折磨着、煎熬着。回想自己一生，也是南征北战，东伐西剿，屡经战争洗礼，堪称一代战神，被誉为明朝军队的定海神针。此时，一旦真相败露，自己一生荣耀尽失，朝廷也将严查重罚，恐怕还会连累整个家族。现在自己已官居显爵，声名远扬，且已七十高龄，无论是为自己的名节，还是为家族的利益，综合考量，摆在他老人家面前的，自行了断无疑是唯一且最好的选择。活下去成了最难堪的迈不过去的坎。英雄末路，心如死灰，年逾古稀，只欠一死。

终明一朝，张辅家族的英国公爵位世袭罔替，与明朝相伴始终，第九代也是最后一代英国公张世泽，在1644年为抵抗李自成率军血战，攻破北京时被杀，这个时候距离张辅之死已近200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张家坐享这近200年的金玉满堂，钟鸣鼎食，就是靠张辅的老命换来的。

封建专制时代，皇权至上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君主拥有绝对权力，疆土和民众成为附属品，血肉之躯里没有自我，甚至退化为工具的属性，沦为一种标签或者招牌，至于个人的生与死，则完全要看君主的需要。如同酒店后厨里的鱼，什么时候，以什么方式上餐桌，那就任凭客人的喜好和兴趣了，鱼的意见建议是从来不用听取的。

人，都有求生的欲望。但“君要臣

死，臣不得不死”。70多岁的张老将军从前线死人堆里爬回家，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但信息的严重不对称，使得朝廷已对外诏告张辅壮烈殉国了。

皇帝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无论如何是不能收回的。这个时候，既然皇帝的话不能改，那就只能改他了。朝廷需要他“壮烈”那他必须“壮烈”，如果他还不合时宜地活着，整台戏不就演砸了吗？张老将军就不得不以死来维护皇家的颜面。

好在，皇家也没有白要张辅的命，还给予了丰厚的回报，应该算得上买卖公平，价格公道。总之，他的自我了断，就成了“一了百了，一好百好”的最佳“剧本”。

对于整个家族乃至社会而言，这是成本最低、收益最大、效果最好的“好死”。当然了，这样的结果，历史学家也省去了很多麻烦，正史写起来就很容易光明正大了。至于他老人家在自戕前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反倒显得那么的无足轻重、云淡风轻了。

反观李陵，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朝廷需要他死的时候，他选择了生，尽管赖在人世上又苟活了二十多年，但不难想象，他活得很难堪，甚至生不如死。前功尽弃，“一丑遮百俊”，声名狼藉，备受诟病，殃及家族，祸及子孙，还连累了大史学家司马迁。当然，李陵内心的煎熬苦楚恐怕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到了汉昭帝的时候，主政的大臣霍光曾派遣使者招他回来，他最终也没有踏进中原故土一步。这也可能是无颜见汉家父老了吧。

历史上好多“好死”与“赖活”的尴尬变奏，犹如一对冤家，总是剪不断、理还乱。

作为当事人李陵与张辅的人生，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，五味杂陈，活着反倒成了最尴尬、最无奈的窘事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。他们个人的悲哀，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和体制的悲哀！



应雨宸(中)在尼山精彩演绎原创音乐剧《未·来》。

□ 丰家雷

汉代的李陵与明朝的张辅两位历史人物身不由己的生死结局，充满了黑色幽默，成了欲哭无泪的悲喜剧。

李陵是跟着司马迁出名的。一提到司马迁，可谓大名鼎鼎，如雷贯耳，写下了被称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，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。然而，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《史记》之时，却遭到飞来横祸，这就是因李陵投降而司马迁受到宫刑的事件。

这段历史可谓惨不忍睹。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，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随李广利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关，哪知道这个外戚李广利是个大熊包，一遇敌人就溃败，全然不顾李陵的几千步兵，丢下大军逃之夭夭。迫不得已，李陵率孤军深入浚稽山，遭遇匈奴八万骑兵的围攻。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战斗，李陵斩杀敌军一万多人，终因主力部队后援迟迟未到，寡不敌众，弹尽粮绝，最终全军覆没，李陵本人不幸被俘，被迫投降。

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回京城后，朝廷大为震惊，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勃然大怒，当即把李陵全家老小关入死牢。当时，满朝文武大臣无不义愤填膺，纷纷义正辞严指责李陵。惟有太史令司马迁为之辩解，替他说了些好话。结果惹恼了皇帝，盛怒之下，司马迁被打入大牢，定了死罪。后因无钱保释免罪，不得已，只得被处以宫刑。

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“飞将军”李广的孙子居然会被打败，这本就令汉武帝怒不可遏。更让汉武帝肺叶子都气炸了的是，这个家伙竟然没有战死沙场，还投降了。这不是打皇帝的脸吗？一向争强好胜的汉武帝怎么能受得了这样颜面尽失的事呢？偏偏在这个墙倒众人推的时候，“不识好歹”的太史令还敢为他说好